

I247.4

H31

鹏城旧事 之二 三洲田首义

何博儒 著



A0770864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第一回 阳台英雄奉命东进 三洲古寨首义反清

英雄古寨，当年抗清，共和誓建。垛靶操场，帅府都作，龙宫淹浸透。高峡平湖，云迷洞穴，曾是枪械兵库。庚子秋，万千健儿，气吞东江如虎。

沙湾翦蔡，佛坳惩严，横扫惠州百昼。孙文忘徽，平分耕地，终败马宫渡。三洲田上，梅沙峰前，清泉遍溉神州。今日里，辟建特区，议划旅游。

吟罢俚谣，和读者们从头再说。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年的漫长历史，到了那清王朝的晚期，已经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了。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世界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欲望，为了满足王室成员骄奢淫逸的支出，为了豢养众多臣僚走狗的需要，拼命增加各项苛捐杂税，实行无休止的盘剥。因此，迫使各地农民和城市贫民会党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在许多起义中，本书说的是，在公元1900年10月8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闰八月中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和组织领导的，发生于深圳市大鹏湾南岸三洲田山上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起义，被称为三洲田庚子首义。其实，它是孙中山先生倡导反清民族革命历史过程中，第一次真正组织领导群众，拿起枪杆子，实行武装革命的起义；也是那一次革命起义，打响了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枪。如果

将孙中山领导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算作辛亥革命，那么，三洲田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也即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哩。这一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是不是这样，只好让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们去考究了。但不管怎样，作者认为，深圳人民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英勇地面对垂死的又尚顽强的清王朝统治者，以及他们众多的官吏兵勇，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打响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枪的确是事实。

三洲田起义究竟如何打响第一枪？又怎么突然就停止了下來？请读者们听我慢慢的说吧。

在现在的深圳市区东面，矗立着一座终年苍翠，云雾缭绕的高山，叫做梧桐山。为什么叫做梧桐山？古人传说，它顶有天池，遍地梧桐异草，曾有什么仙女带了凤凰来过，因此便有“凤凰棲于梧桐，仙女嬉于天池”的美丽传说。也因此，梧桐山这一美丽的传说，就被历代古人起名为“梧岭天池”，列作旧时新安县八景之一，和那赤湾胜概、玉勒温泉、杯渡禅宗、王母妆台、景炎行宫等新安旧景观齐名。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以来，实行改革开放，规划建设起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已先后将深圳水库区建成东湖公园，把原来的梧桐山西脉南坡，和东湖公园相邻的梧桐仙洞，改建为仙湖植物园。这一来，梧桐之高，东湖之秀，仙湖之美，加以山上雷达与电视塔之威，山后大鹏湾和群山之壮，附近泉林沟壑之幽，赤水岩石之奇，花草竹木之丽，山下新兴城市、海港之特，蔚然南国风光，吸引了几许国内外游人留连忘返啊！

可是，近百年前，在这新安县祖龙，高峻的梧桐山，还只是孤云闲氤氲，众鸟高飞翔，人民穷措大，官吏宰割深的僻壤穷乡哩。亿万年来，它自然兀立，青葱纵翠，延绵起伏，默默

地向渔猎樵采者奉献着，却从来未曾想到会有今天的繁华啊！它迤邐东去，不远处突起一座高峰，好像鸱鹰翻身，武士展剑，勇刺苍穹，傲然地任由群山簇拥着，矗立在大鹏湾畔的梅沙滩后，巍然不动，日久就成了那梅花尖峰。梅花尖麓，大片森林覆盖群谷，峰阳就是梅沙海滩；峰阴因沟壑深幽，蕴藏数十村寨，分处于高山峡谷间，就是那被孙中山和郑士良选作兴中反清举义的三洲田山寨。三洲田西起梧桐山脉，东邻大鹏半岛，南濒梅花尖、亚婆髻和求水岭，北峙打鼓岭、鸡公髻，方圆数百里。它山林隐伏，岩石嶙峋，南面的梅花尖下，辽阔深广的大鹏湾直通南海，的确是一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理想山区。加上地处广州与惠州两府交界，也就是新安和归善两县犬牙交错，钱粮地税争相收取，寇盗侵袭推诿不理的山村。那时实属归善县辖，辛亥革命后改称惠阳县区域；而梅花尖之南的梅沙海滩附近村庄，直到大鹏半岛与对面的九龙半岛和香港诸岛等地，却为新安县地。三洲田山里数十村庄，居住着的几千户客家人，大都是宋代明代遗民。他们的祖先，据说都是中原望族的后裔，早年因为逃避元兵或是被清兵追赶，辗转从长江流域，或是福建，也有从广东的兴宁、长乐和嘉应洲一带，流落到这山上，挂籍客户，避居在深山大壑之中，逐渐繁衍聚集起来的。因为他们都是宋灭明亡遗民的子孙，而且许多人的祖先在逃遁途中，遭受过异族官兵欺凌虐杀的悲惨经历，所以就历代相传，十分憎恨异族王朝。还有一种人，虽然归顺过清王朝廷，后来却因清王朝为要隔绝沿海人民和那在台湾雄踞一隅的郑成功的联络，硬迫着迁界，从滨海逃居山里，更增加了这部分人的仇清情绪。这些人逃入山谷，又将清王朝迫害的惨状，世代相传下来，更加深了他们对清朝廷的怨恨。

在这些怨恨朝廷的民众中，大都倾心趋向那以标榜反清复

明为宗旨的洪门三合会党。两百多年来，三合会党越来越是兴旺。到了清代末年，这三洲田山上附近会党首领，有廖庆发、廖观秀、廖毓坤等。他们因受全国各地民众不满清王朝统治情绪影响，眼看列强侵略，清朝统治者甘愿屈辱，连年割地赔款，而近来新安县阳台山会党率领民众造反，打得清兵丢盔弃甲，更加跃跃欲试，活动频频。因为在这新安县和归善、东莞等县客籍人民中，洪门三合会党的活动也很活跃，尤其附近的龙岗、淡水、坪山、坑梓、横岗、葵涌等乡村，以及相邻新安县的观澜、布吉、龙华、沙湾、乌石岩，还有东莞县的清溪、塘沥、凤岗等处乡村的丁壮，大都暗中入闾做过戏（参加三合会的仪式），连当时被划入新界的大埔、粉岭、沙头角、元朗八乡、浅湾、屯门、西贡，直至九龙城砦附近，也不例外。也算是时逢际遇，那时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声势愈演愈烈，闹得全国各地民不聊生；加上英国殖民主义者拓展新界，将界址直划到大鹏湾畔，激得附近民众纷纷骂，并且四处惊恐惶惑。因此，三洲田山上的廖庆发等洪门首领们略一计议，认为身处山寨，十分蔽塞，消息不灵；又看到相邻的大埔、沙头角、元朗等处新界乡村人民，组织抗英又失败了，感到唇亡齿寒，非常痛心。他们相与聚集计议应付的办法。只听廖毓坤说道：“如今天下扰攘，民众纷纷起来抗洋救国，却又大都不得要领，全都失利，实在可悲！我等洪门党众，若要起义有所成就，务必走出去活动活动，联络各处同仁，方可有成啊！”廖庆发、廖观秀也都称是，众首领也赞成，共同推举廖毓坤、廖仁玉两人，先行到香港、九龙探听消息，联络洪门反清兄弟，共商应付时世之法。

廖毓坤、廖仁玉两人各自安顿好家小，一路望西南方向，从盐田大水坑山道下得山来，由海滩绕到沙头角，然后直奔九龙。那时新界还在新拓，民众多数不愿与英夷合作，香港政府的管

理也因鞭长难及，还未曾开通过路，更没有车辆通行。两人只得步行，跋山涉水，足足走了两日，方到九龙。他们靠着三合会党手势暗语，找到同会兄弟，分别在两家商行打零工糊口，然后寻访英雄。俗话说：工字不出头，食人家的饭，做人家的事，受人家的气。廖毓坤也觉得辛苦委屈，想到肩负重任，也只好罢了。约莫过了几个月，对于九龙市情逐渐谙熟。但那时的工人，在商行里头做工，一日三餐吃的东家饭，没有时间外出打听，连夜晚都要到十点关门后才得自由，实在没法探到什么消息。两人就商议道：“像这么下去，自我作茧，实在不是办法。”然后决定：把几个月所得工银作本钱，改做小贩生涯，由廖毓坤去经营，以便沿街探听；廖仁玉则改到三合会众开设的建筑行做工，以方便就中打听。不料山里廖庆发忽然亲自到了九龙，按址找到廖毓坤，相见大喜。

原来，这时香港兴中会总部的郑士良，已被兴中会革命统筹总部总首领孙中山先生封为惠州革命军司令，奉命亲到新安阳台山，接管了那里钟水养、陈伟成的部分农民造反义军，挑得大批壮士，又亲自带到三洲田，以相机起义。郑士良在三洲田，安顿了义军壮士，又急匆匆的返回了香港总部，商议革命起义事宜了。那郑士良乃是本省归善县淡水人氏，是洪门的一个大首领。当日他在我们三洲田，打起手势说着暗话告知大家，我等有缘识见，不枉此番作个小首领呀！如今，健儿们由阳台山副将黄福带领着，有大队长何松等人在三洲田，分别住到各村屋，暂将枪枝弹药隐蔽收藏，人马分到附近人家，装作打田工的样子，掩饰下来，专等举义令下，集合出战哩。两人畅怀议论，感到无限欣悦，都认为不枉此生了。

先说那阳台山众兵将，自从钟水养、陈义和黄福在那祇园庵外鸟石岗举起义旗，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在牛肢

峡、斑鸠坑、仰掌坪、百花洞、吊神山、庙仔等处打了几场胜仗，将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的五千精税，十去其九的吃掉，声势日益壮大，正在厉兵秣马地操练，准备不日拿下新安、东莞两城，然后直指广州。忽报香港兴中会总部郑士良先生到访，连忙迎进，相让坐下，钟水养高兴地笑道：“今日难得郑大哥亲临，真是山寨生光了。但是常言说得好：贵人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道其详，以释疑团呀。”只见郑士良好像火熖狗般说道：“三位大哥龙头一起，远近呼应，而今兵强马壮，打得水师弃甲抛戈，自然应来祝捷，何况是接的孙大统领将令！”钟水养、陈义同声问道：“孙大统领现在何方，果然有何指令，快道其详，别卖关子啦！”郑士良又道：“当舅父的果然关心外甥。”原来，按照洪门规矩，入会叫入闾，仪式为演戏，介绍人称舅父，被介绍人是外甥；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是由钟水养作的介绍保人，故有此说。

接着，郑士良就将孙先生自从乙未广州起义失密夭折后，现得日本友人介绍，取得台湾民政长官支持，意欲在此沿海重新组织民众起义，是他郑士良提议，拟选择在离此阳台山不远的大鹏湾畔山上，地名三洲田，作为起义据点，得到兴中会总部同仁赞成，孙先生着他前来商议，要借重阳台山精力作基干的话说了，然后道：“孙大统领要驱赶鞑虏，建立共和国体，以兴我中华，不知这里众位愿否支持么？”三人听后欣然答道：“既是孙大统领主意，自当遵令，哪有不愿之理，一切听从郑大哥调度便了。”说罢钟水养又道：“郑大哥远道跋涉，沿途甚是辛苦，且到后营歇息片刻，我们打几味山货，且为大哥洗尘也。”陈伟成接口道：“钟大哥就陪郑大哥后营歇息，我与黄福大哥准备酒菜去吧。”说着就与黄福起身而出，钟水养也送郑士良去了后营。

陈伟成和黄福到得福食厅，看见何松、周天生和福食班长凌香娇正在闹哄哄地忙哩。原来，何松和周天生两人见陈军师、钟将军和黄会长三人接了客人，正在聚义厅密谈，觉得来人甚不简单，必是身负重任前来商议，就相与带了几个手下，到山间打猎去，希望找点野味，好让首领们宴客，也便明日共度元宵。周天生自小学得洞里掏蛙，熏洞焗蛇好本领，只不到两个时辰，竟抓得三条金角带，四条饭铲头，还有两条过树龙，又掏得五斤多肥蛙，他手下也捉得六只水鱼，近十斤山鲩和花斑生鱼。何松他们打得黄麂一只，野猪两只，还有野斑鸠和山鹧鸪成串哩。只听凌香娇惊叫一声道：“天生叔真作弄人，明知我怕蛇，却将这袋递过来，快，快拿走啊！”说着，提了布兜的双手竟颤抖得发冷似地乱摆。何松连忙将布兜接过道：“哎，还说要上阵杀清狗报仇呢，扎了兜口里的几条蛇就惊得抖成这样啦！”凌香娇道：“你们就会欺侮人，也算英雄么？”何松赶忙改口道：“还恼，这不已拿过来啦！”凌香娇化嗔为喜道：“谢松哥搭救，记得再教我练枪射击啊。”猛抬头见了陈军师和黄副将，就道：“两位首领这早到福食厅，敢是检查元宵菜谱么？”陈伟成道：“不是为元宵，是今天来了嘉宾，看你们能做点什么招待一下。”何松应声道：“军师放心，看这些野味，合适么？”说罢，指着猎来的大堆野牲，又举起布兜道：“还有这十多条蛇呢。”陈伟成、黄福齐赞道：“你们还真鬼，见有客人到，就出了这好主意，又有这好本领！”何松道：“举手之劳，首领们快别挂齿，还不是强将麾下才学得的。”陈伟成又征询了烹调意见，黄福就道：“既然会抓晓猎，就一定能烹，今天就由你们帮了福食班，得么？”何松、周天生齐声“得令”，陈军师、黄副将就放心地走了。

申时过后，钟水养、陈伟成、黄福陪了郑士良，来到山寨聚义厅，只见厅中央摆了张八仙方桌，四面放了几张太师椅，桌

上还摆了茶具。众人分宾主谦逊一番坐下，何松亲自捧了茶壶，过来将茶斟上。只见郑士良举杯呷了一口，慢慢咽下道：“这茶真好，既香还绿，真可比那龙井和铁观音哩！”陈伟成连忙接口道：“郑大哥也赞好么？这就是这阳台山下的鳌湖山茶。”钟水养也道：“这观澜鳌湖山茶不只好喝，还能消滞解暑，也算这阳台山附近一宝哩！”郑士良却道：“如今虽说新年刚过，可走了这几天，肚里空空，没滞可消了。”正说着，周天生、凌香娇端了两盘小菜上来，轻轻放置桌上道：“野味还不够火候，就请将军、军师陪客人先尝尝这塘虱山鲩烧豆腐、白菜干煲生鱼汤吧。”钟水养谦道：“郑大哥别怪，我们这是在阳台山上，不能像你们香港大摆筵席啊！”郑士良忙道：“这很好，我也很久未吃淡水鱼了。”何松赶忙过来，为各人用小碗将生鱼汤分好送上。钟水养介绍道：“郑大哥，这是何松，我们山寨上的大队长。”又叫：“何松兄弟也坐下，一起进食吧。”何松应声是，就坐在黄福左侧，用小碗为自己舀了，陪大家吃起来。接着，他又起身拿来酒杯，端出一小缸米酒道：“这酒是去年于何长清处获得，十几缸还从未喝过，今日贵宾登临，特奉军师之令，开戒请郑司令同醉，”说罢为大家斟上，低斟浅酌吃鱼。那边凌香娇又将红烧斑鸠端上，郑士良见了道：“难得，难得，你们打了几场胜仗，胜利之鱼（余），还有这珍凤来仪，就真要祝贺了。来，借敬，喝一杯！”众人还只尝了一口斑鸠，那边凌香娇又将清炖鹧鸪端上，陈伟成抢先说道：“今日嘉客临门，又是迎接元宵，双凤朝军，实托郑大哥鸿福，也辛苦了何松兄弟他们。来，敬郑大哥一杯！”众人举杯饮下，喝着鹧鸪汤，那边红烧野猪和黄廖肉烩也端上来了。

酒过三巡，只见郑士良起立举杯道：“今日我奉了孙大统领将令，前来阳台山，不只是祝贺众人的胜利，吃大家的胜利筵

席，实是有要事前来请大家匡助哩！来，大家先干了这一杯，再细说详情。”说罢引领一饮而尽，众人也各干了一杯，吃着野猪黄麂，听郑士良讲说孙中山的希望，商量如何结束这阳台山义举，挑选精壮基干，东进参与革命首义，为兴中大事奉献力量。一直吃喝商议，从申时到酉刻，月挂树梢，挑灯续筵，到戌时才将各项事务议定，大家吃了水鱼羹就安寝了。

根据惠州革命军司令郑士良转达孙大统领的指令，他们将阳台山客籍农民反清义军中，还未泄露身份，又适宜留下乡村掩蔽起来的人，遣返各乡村，以便今后策动乡民响应革命；钟水养和陈伟成两人，则依孙大统领之嘱，重新返回美洲檀香山与牙买加，以便策动华侨，筹款购械支持三洲田起义。寨里所有钱粮军械，除留供钟水养与陈伟成两人去国旅资，发给回乡者些少盘川外，均由精壮基干队伍携带东进三洲田。

不说阳台山安置众军士回乡，钟水养、陈伟成出洋诸事，且说黄福和何松两人，被推带领精壮善战基干队伍，奉命克日上路，一百来里行程，连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到了三洲田。因有郑司令先数日别过众人，到三洲田以洪门三合会总龙头陈少白特派员身份，取得和三洲田洪门会党联系，预先作好了迎接、安置等安排。因此，黄福、何松率领义军一到，就有人领路，到军械物资隐藏处，安放好物品，又另有人领去，当作新雇长短工安置妥，只两日工夫，就一切妥当了。依据郑士良布署，只留下黄福、何松等共十五人，暂住义合村店和军械隐藏掩蔽处。郑士良见一切已经便妥，就与黄福、何松共同计议一番，又与廖庆发，廖尊楼、唐梦尧等当地会党交换了意见，也回香港复命去了。

自从廖毓坤和廖仁玉去了香港，村中会党同人甚是记挂，虽是常有书信往返，惟缺实际好消息。如今见会党总龙头方面派

了郑司令前来，廖庆发等真是喜出望外，并决定亲自前往香港知会，于是得遇了廖毓坤。

正当廖庆发、廖毓坤两人在狭窄的住所里，兴高采烈的谈论乡间来了阳台山健儿，等待着举义命令之时，不防门外传来熟悉的敲门声。也真是机缘巧合，开门就见廖仁玉陪了郑士良和一位客人，友善地前来会见。两人见了自是高兴不已。只见廖仁玉介绍道：“孙统领、郑司令，来，这位是我们山上的廖庆发先生；那是和我一起前来打探动静的廖毓坤先生。”那郑士良道：“廖庆发先生我已见过一面，什么时候却来了九龙？”廖庆发道：“只刚到，是来告知郑司令带领人马上山起事，商议参与司令麾下，听令差遣的。”廖仁玉又连忙继续介绍道：“这是孙中山大统领，这是郑士良司令。”大家相让坐下，因屋里只有两张凳子，请孙先生、郑先生坐了，三人只得挤坐到廖毓坤的床上。廖毓坤因租住的房子窄小，家具又简陋，心里感到很不过意，站立说道：“这里既破陋又局促，实在不便，我们还是另找个地方坐下来说话吧。”郑士良道：“这里虽然局促些，小屋子四周没人，倒清静；外边说话不方便。我看孙统领也不介意，还是坐下来商议罢了。”孙中山也称好。廖毓坤没法，只好将仅有的两只茶杯重新洗好，斟上茶递给了孙统领和郑司令，又将两个饭碗洗净，为廖庆发和廖仁玉也倒了茶，然后把自己漱口刷牙用的口盅临时作了茶盅，也替自己斟了茶，才歉疚唱道：“今日洪家兄弟逢兴会，莲花作盏共斟茶，兄弟实在不过意，难教统领享荣华。”众人道：“都是出门作客，共商驱虏平天下，不必难过了。”茶罢，商议回乡举事。廖毓坤举目看那孙大统领时，只见他书生模样，西装领带笔挺，脚穿黑色洋皮鞋，年过三十，意态谦和，却是番客打扮，一看就是个华侨。

读者无须猜度也会知道：这孙文，字逸仙，别号中山，生

于1866年；祖先原是这惠州府永安县人，也即是现在的紫金县。紫金旧称永安。明朝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将惠州府的归善县，即今天的惠东县和长乐县，也就是现在的五华县，划出三都七图的地方，设置了永安县；到了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年才改名紫金县。孙中山先生徙粤的始祖孙友松，始祖妣骆八十娘，都落籍永安县。孙中山的十一世祖孙鼎标，还曾经和明朝崇祯十五年壬午科解元钟丁先一起，率领义师拥护南明，坚持抗击清军南下闽粤哩。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在他撰写的《先世述略》中写道：“明永乐中，有友松公者，再迁广东东江上游紫金县的忠坝公馆背；又十一传至鼎标公”，“其子连昌公，迁居增城；康熙中，再迁至香山县涌口门村，又二传至殿朝公，复自涌口门村迁居翠亨村”。

廖毓坤、廖庆发看罢孙文，回眼再看那郑士良。见他年也三十以上，生得斯文中稍带赤黑，国字脸面，两目灼灼有神，中等壮实身躯，穿黄草色西式军官服装，脚踏黄皮鞋，既像学生军又很威武，却懂江湖规矩，满口东江客家口音，颇觉亲切近人。正看间，只听他开口介绍道：大统领姓孙名文字逸仙，本省香山县人，是我在广州读医学时的同学。他十三岁就去檀香山大哥处读书，倡导反清抗洋革命多年。近因在英国伦敦蒙难，游历日本美洲各国，甚得华侨的支持，因得以在檀香山组织革命的兴中会，操练培训人才，筹集革命经费。近见保皇维新派七君子被慈禧太后一举坑了后，余党四散奔逃，连光绪皇帝也被软禁起来，列强乘机抢掠瓜分，国家沦于危亡，决心革命自强，联络组织民众武装起义。近因乙未广州起义事泄密，未能实行，希望在贵乡另筹起义，若得各位支持，料有成功机会。又听孙文操着香山口音说道：“现今檀香山华侨钟水养先生，还有牙买加的陈伟成先生，都是洪门致公堂首脑大哥，也都是此间

新安县人。他们相约回到阳台山，率领洪门三合会众，组织乡人上山举义反清，已取得了很好影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得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兵败牛肢峡，藏到大上围，调来精兵又被在唐家村、百花洞一带打得丢盔弃甲，尸横山野。为了方便指挥接应，我叫郑士良先生前去，劝说钟、陈两位，把精兵带到贵乡三洲田，意要和众位大哥一起，进攻惠州，以夺取东南沿海，便于从海上接应，由日本运送武器弹药，方可取得反清胜利。”郑士良司令说：“两位廖先生在此，特约兄弟前来商议，不期廖庆发先生也来到，正好一同磋商，不知三位意下怎样？”三人听了不胜欣喜，齐声说道：“愿意追随大统领麾下听令进取，誓把清廷翦灭，建立共和国体。”孙中山又道：“据郑司令说，贵乡三洲田，地形隐蔽险要，又近处大鹏湾畔，往来香港只要买艘快艇，就更加方便了。附近山里民众，多属洪门会众，人心反清恨清，稍事宣传发劝，必将蜂涌啸聚，若得众位相帮，更加事半功倍，指日当可行事。为了更加了解贵乡，兄弟想找个机会一访三洲田，不知是否方便，众乡亲欢迎不欢迎？”廖庆发道：“若得大统领光临，那才叫做山寨生辉哩，只是山乡偏僻，怕屈辱大统领呀！”廖毓坤接口道：“怎么不欢迎，谁个敢说不字。就请大统领定下行期，以便筹划接驾吧。”廖仁玉道：“是呀，到时我们三人自当带路，断不另叫他人。”这时正是初春，孙先生因尚要陪伴日本友人到新加坡，待不日回头，就可在清明节扮作扫墓者前行。当下议定而别。

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要到南洋去呢？原来，孙先生听说友人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因事去了新加坡活动，而当时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听说有日本浪人要暗杀正在那里避难的保皇党，因宫崎寅藏是兴中会革命党首领孙文的朋友，怀疑他是为暗杀康有为而到新加坡，把宫崎拘押了。孙先生为了营救

宫崎，才匆忙前去新加坡的。

说到孙中山和宫崎寅藏的友谊和结识，倒也有趣。那是孙中山和陈少白在日本东京、横滨活动，组织兴中分会时期，日本志士宫崎寅藏慕名到旅邸求见。陈少白以秘书的身份先行接待，宫崎看见陈少白仪表堂堂，还认为领头的孙先生必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哩。后来见孙中山不过中人，一时感到失望；交谈之下，又觉得孙中山平易近人，气度宏伟，学识渊博，且有卓识远见，谈论更是切中时弊，才知道他绝非一般凡夫俗子可比，因而就五体投地的钦敬起来，并从此结成同志。

转眼工夫过了春分，清明节临近了，这时孙大统领正好从新加坡回来，虽然新加坡之行不顺利，而三洲田之行却依计进行。郑士良找到九龙洪门兄弟，租了只妥当帆船，连舵手二人都是洪门兄弟，就以访友为名，而廖庆发三人却实是回乡扫墓打扮，也购了些香烛祭品，登船就望大鹏湾进发。在船上，孙中山又详细介绍了郑士良给廖家兄弟：原来，郑士良是归善淡水人，是孙统领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因此对孙先生初期的革命有过许多匡助。乙未年筹备广州起义时，新安等地洪门三合会二百多人能够参加，也是郑先生所力荐；这次三洲田起义，决定请郑先生担任司令之职。“只要郑大哥不嫌艰苦，这个决定就不改变了，不知三位廖先生可否同意？”廖庆发三人爽朗答道：“能得到郑司令作龙头，也是我们山寨之福，哪有不同意之理。”郑士良当即谢过大家的信任，随又介绍道：“说起孙大统领，才是我洪门的总龙头哩。”他又将光绪二十年甲午岁，也就是西历 1894 年成立兴中会后，在史坚如先生等人的联络，得到长江一带的哥佬会和福建、广东的洪门三合会支持，许多会党首领于西历 1896 年相约，到香港举行会议。在那次会议期间，我洪门各首领在会上公开推举孙先生为总龙头，只因孙统

领当时忙于奔走革命大事，未能到会接受拜祖、未歃血斩鸡头，未办盟誓饮血酒罢了，其实已作了总龙头。后来，孙先生在檀香山由钟水养大哥推荐，由彭福盟长主持演戏入闹的事说了一遍，使三位廖家兄弟更加深了对孙中山的崇拜和景仰。接着，又畅谈了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政体，富国强兵策略，还说了在三洲田山寨聚众起义，宣传民众等事。

时近清明，日丽风和，南风兼涨潮，真是顺风又顺水，只半日工夫，就到了盐田左角大水坑口。众人踏着跳板登岸，郑士良叮嘱船上二人：只在附近撒网捕鱼，不可远去，以免误了回期。两人齐声答应，众人就循着猎人樵夫小路，迤逦前行。到得大三洲的禾町岗村寨，日已西斜，由廖庆发、廖毓坤三人领着，直上义合村店。这义合村店，本来就是三洲田附近洪门会党的秘密会所。近日因郑士良司令招了阳台山健儿到此，原先料理人廖毓坤又去了香港，就叫黄福掌管。一来便于四方联络打听，二来又可藉此遮掩身份，三更利于指挥分散在山寨里借打田工掩蔽的健儿。村店包揽着百十家农户的油盐酱醋等的生意，会党的事务也很兴旺，费用也还可以不愁哩。

廖庆发领了孙中山众人来到义合村店，见了黄福就叫道：“黄大哥，多日不见，你倒好，真作了老板啦！你看，贵客登门，还不快接呀！”那黄福正埋头敲打算盘，举眼见廖庆发、郑司令走进店中，还有三个却不认识，连忙放下手中笔管算盘，上前先见了郑士良道：“司令回来了。这几位是……？”郑士良连忙说道：“这位孙大统领，就是兴中会和我洪门的总龙头啊。”黄福听了，当即单膝下跪道：“不知大统领光临，有失迎迓，多有失敬了。”孙中山连忙伸手搀扶道：“这位兄弟快快请起，大家都是为了革命，不可行此大礼。原是我要他们不须先行相告就来了。”郑士良赶忙接口道：“这位是黄福大哥，是三合会惠州

地方的会长，也是新近从新安阳台山带领六百健儿到此。”孙中山接口道：“很好，有黄兄众人在此，今番革命就可有力量了。不知众健儿兄弟们可习惯么？”黄福又躬身道：“托大统领洪福，众人都好，也没什不习惯，只是麻烦这里兄弟太多罢了。”孙中山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廖庆发又把廖毓坤、廖仁玉一一介绍。黄福一一拱手问候，就领大家从帐房侧门向房里让。原来，这内房就是洪门兄弟的议事厅。房中设备也较简朴，中间用四张八仙桌直排，上首有两张交椅，两旁排列八张长凳，北墙壁间设了个摆着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陶塑像和香炉、神龛等，桌面上放着一把保暖框座的绿色石湾陶器茶壶和十来只茶杯。黄福把孙中山和郑士良让到上座，自己和廖氏三人在两旁。大家谦逊落座后，廖毓坤已把茶斟上。黄福又出到外厅，向门外一声招呼，叫来何松暂时看管村店生意，也好守卫。随即进里说道：“山村里简陋，招呼十分不周了。”郑士良随口道：“都是为了革命，不须客套。如今艰苦些，待将清王朝收拾后，共和建设时，就不愁了。”黄福又说道：“今晚大家就在此吃饭安歇吧？我先安排一下再来。”郑士良道：“孙大统领今番到此，是专为革命起义之事同众人商量的，将要住个三几日，你先张罗一下即来商议吧。”黄福道是。郑士良又道：“把何松兄弟也叫来一起商议。”黄福应声就走了。

约莫申时过后，他们听了黄福、何松两人汇报健儿在此两个月的情形后，黄福道：“战士们在阳台山有仗可打，兴高采烈，到这里后，除了躲在山沟操练，就是帮老乡们种田、打柴、闲得手痒痒，都有点闷起来了，不少人想起家来啦！”郑士良说道：“这也难怪他们，整天躲在山沟里，不像在新安时，打起招军旗号，威振一方呀。不过，等军械粮饷备齐，义旗高举，冲锋陷阵机会有的是，大家就可以建功立业啊！”何松听了，不很以为

是，不禁脱口说道：“起义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要枪响灭鞑虏。没有枪，向鞑虏要；没有粮，向敌人仓里拿。我们在阳台山，钟将军、陈军师初从国外归来，也只带了洋银两万，当初也不过几百人，才有千把枪。乌石岗竖起义旗，乡亲各自带了刀剑，甚至拿着木棍锄耙。可是人心齐，只用了点小计谋，鞑虏就给送来了大批洋枪，大批饷银粮草！如今我们大统领亲自前来，司令也有了，怎么反而躲着，不怕被人笑话么？”

孙中山举目看了两人一眼，沉吟半晌，问道：“你们带来的兄弟，想法也和你们一样么？”黄福答道：“禀大统领，义军兄弟，个个都想早日动手举义，人人准备冲锋陷阵，谁个愿意闲着？他们心里比我们还急哩！”

孙中山细看一眼，见黄福身高六尺，身体壮实魁梧，上穿窄袖开胸土布黑褂，下着草青色西裤，腰系黑绉纱带，脚踏黄帆布胶底洋鞋，还穿了灰黑色洋袜，头上发辫已剪，留着西装分头；内穿黄色线衫，方面阔口，两眼炯炯有神，臂膀粗圆，粗眉大耳，年约三十，刮面无须，脸色黄中透红，样子十足是个南洋华侨。孙中山看罢，却不回答，转而和颜悦色问道：“黄兄弟祖上作甚营生？家中尚有何人？”黄福起立道：“禀大统领，我家住新安县阳台山北麓下早禾坑村，祖上世代务农，穷得十二岁还穿不上裤子。幸得早年加入洪门，练了一身武功，爱打抱不平，作了个小首领。因天旱避灾，飘洋过海，到北婆罗洲山打根埠等地，打了几年工，前年戊戌，听得同乡横朗村钟水养大哥，从檀香山带钱回乡造反，因叫我回乡共同举义灭清。我在阳台山得到洪门弟兄信任，也做了些事，成了钟大哥的副手。今次又得郑士良大哥将令，带着何松兄弟等人前来，专待大统领令下，打倒清朝廷，同建共和。因此，装作这禾町岗义合村店掌柜，兼任洪门惠州当地会长，以传授武艺为名，暗中交结